《黑暗中的烟火》

镯 警察卧底x大毒枭

520happy

\*

屋外的天气很奇怪，刚起床那会儿还能看见泛着金边的太阳，十点钟以后，玫瑰色的晨曦被逐渐遮掩，天阴沉的像铺了一层灰，偶尔吞着闷雷，预示着风雨欲来。

黄仁俊披着一件宽松外套，内里只穿了条ck的折边内裤，他站在古堡的二楼阳台，看着不远处被大风吹的东倒西歪的常绿乔木。

屋外的温度比昨天冷，站在这里不过几分钟黄仁俊就打了个喷嚏，他边揉鼻子边把外套拢紧。

远处绿油油的植被绕了几圈，视线中有一些黑色的影子由远及近，很快，前院的铁门被打开，开进来几辆黑色的保时捷，黄仁俊眯着眼睛，视线一直落在车队的头车上。

这时，有人敲响了他身后的深褐色房门。

“黄哥，少爷那边叫您过去一趟，老爷已经到前院了。”

黄仁俊收回视线，下意识抬头瞥了一眼叠出层次感的深色云层。

“我知道了，我马上就去。”

“......”

应下那人后，外面的脚步声渐远，没一会儿就匿于远处。

黄仁俊仰起脖子深呼了口气，半山腰上的空气好，他昏沉的脑子都跟着清醒几分。

他在阳台没呆太久，回到屋里后又顺势倒在绵软的大床里，靠近门边那一侧的枕头上，还留有罗渽民身上的淡淡香气。

只是罗少爷起得比他早，也爱惯着他让他睡个饱，如果不是因为今天老爷子回来分配任务，罗渽民不会这么早就让人过来叫他。

黄仁俊把脸埋在罗渽民躺过的床褥上，留给自己一分钟的缓冲时间。

对于他来说，漫长的等待，三年又三年的潜伏和藏拙，终于让他等来了结局，并且将由他亲自为这场戏剧拉上帷幕。

\*

黄仁俊身着休闲西服，鼻梁上还挂着一副平光眼镜，为他平和的样貌添了几分正经读书人的味道，他挨着墙根，双手抱胸，站在古堡一楼大厅的展示花盆旁打量着周围的人和物。

一楼半透明的落地窗外站着许多身型彪悍的粗野男子，他们身着大号的西装，魁梧的身材把衣服撑的快要炸开，而大厅里站着的人很少，包括黄仁俊在内，都是跟着老爷子做事十年以上的主心骨。

头发花白的老爷子双手搭在龙头拐杖上，背靠于复古宫廷风的沙发座椅，一副豹头环眼的模样。

老爷子身边的人站的恭恭敬敬，身姿微佝，小人附势，黄仁俊瞧着那些人，心想，就算是穿了镶钻的衣裳也掩盖不了他们的本质。

这在暗地里养晦十年始终上不了台面的贩毒团伙，因为势力的逐渐庞大，也学会了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装模作样，快七十的老爷子二十年前也不过是个混社会的痞子，因为贩毒赚了钱，就开始自称‘老爷’。

记忆能被时间冲刷，一切都可以被慢慢改变，正如六年前，刚从警校毕业的他从未想过自己会被派进这个贩毒组织做卧底。

黄仁俊移开视线后，目光便又落到那坐在老爷子身侧沙发里，姿态轻松的罗渽民身上。

那人精致的眉眼前垂下蓬松的深蓝色碎发，说话时滚动的喉结扯着下巴上的软肉带着下颚线前倾，瘦削的脸颊偶尔鼓起，那双半眯带有精光的眼睛，只有在他的面前，在情动时才会变得柔软和充满欲念...

黄仁俊舌尖顶了顶腮帮子，喉咙有些发干。

罗渽民今天穿着的白色体恤是他一个月前在地摊上买的二十块钱的便宜货，下身是他搁置在衣柜里早就忘记却被罗渽民拿去穿的浅色牛仔裤，那人浑身上下衣面价可能连五百块钱都没有，可就是因为这样，不经意的简单和出挑的气质，都让罗渽民成为了这里面最吸引人注意，彷佛打着光的存在。

在这个角度里，黄仁俊越看，越觉得那人好看。

他不免感叹，如果当初在孤岛上存活下来的人不是罗渽民而是其他人，那么现在的情况就会不会又是另外一番模样？

当年的他卧底进贩毒团伙已有三年，但奈何上面不信任他，他路子摸得浅，只能做一些下手干的活，直到那一年圈养结束，他被派去接应罗渽民，僵持的现状才有了改变。

三年一轮的圈杀活动，罗渽民是唯一一个从五百人中存活下来的人，过去试图在孤岛共存的人逐渐被艰苦的环境折磨的丧失理智，互相残杀，囚杀的结局也演变成不剩任何一人。

而罗渽民能活下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和正常人有一点不同，他的不同在于他是一个心里极度扭曲，并且对感情认知有障碍的人。

黄仁俊还记得，投入孤岛的人都是老爷子各处搜刮绑来的，有的患有严重的心理疾病，有的从小就没了爹妈，而罗渽民除了性格的缺失，还是老爷子从小放在身边，养的继承人候补之一，只是罗渽民反社会人格严重，天资过人却不好管教，老爷子就干脆把他丢上了岛。

直到现在，黄仁俊都还记着当初接应罗渽民时的情形。

圈杀活动的孤岛位于南半球，靠近澳大利亚，是一个没有人居住，被蔚蓝的浅色海水包裹的荒岛。

黄仁俊和组织里的人一同前往，他的任务是去解铐在人质脖子上的电子项圈，因为担心绑架来的人逃跑，在丢上岛之前，每个人的脖子上都锁了这样一个套圈，而他在科研技术方面造诣颇深，能来这里也是合情合理。

当游艇靠近浅水区，他一眼就瞧见了弓腰跪坐在沙滩上的人...

斜下的夕阳烂漫，黄仁俊站在船头，隔着几米远都能看见那人被血浸湿的头发和脸，捣碎的虹光染成一片一片，猩红的血液顺着那人尖细的下巴往下淌。

眼前的惨烈和被景色衬托出的壮美，似乎一切与男人孤魄的身影融为一体，看着这一幕，黄仁俊被震撼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之后，他跪在那人面前，小心翼翼取下罗渽民脖子上的电子项圈，他看着罗渽民脸颊上已经凝成块的血痂，不忍心，用袖子给那人擦了擦。

直到这时，罗渽民才缓缓抬头看过来，他的动作像卡壳的老旧机器，抬起脸时，半眯着本应漂亮到无瑕宛如新月的双眼，却混沌着没有一丝光彩。

“......”

黄仁俊被那人的眼神望得身心一颤。

愣了几秒后，他才想起自己来这里的真正目的...黄仁俊垂着眸，尽量不和罗渽民对视，连忙把电子项圈收回进铁箱。

他匆匆起身，可罗渽民却还是跪在那儿，不说话。

下手叫了罗渽民好几声也不见有动静，看着罗渽民这幅血淋淋的模样，他们也瑟缩着不敢多话，能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坚持一个月，并把除自己以外所有的威胁全部磨抹杀...他们只是稍微一想都觉得罗渽民可怕。

这个时候，只有黄仁俊蹲下来耐着性子和罗渽民耗时间，他抬头望了望天边美丽至极的淡红色景，感叹着...

“这么美的地方怎么就被弄成这样了呢...”

话落，罗渽民动了动他还握着刀把的手指。

“你...觉得这个地方很美吗？”

罗渽民沙哑的声音像是许久未开口说过话，已经有些失调，黄仁俊一愣，回过神才发现罗渽民正看着自己，他的眼睛很亮，弯弯的，眼皮也薄，较多的眼白显得神色犀利却又不刻薄。

“这种地方也能算得上美丽吗...？”

罗渽民重复一遍，当有了动作，他身上凝固的鲜血才开始崩裂，朝黄仁俊面前扑来一股浓烈的腥气。

但就只是这样一句话，黄仁俊便立刻读懂了罗渽民眼中的唏嘘。

嗜血的地方为何不能被称作美丽？

“是啊，在这种地方打打杀杀，生活了一个月的你怎么可能会喜欢上这里...”

吹着咸湿的海风，黄仁俊摸了摸地上的细沙。

“可是吧，行为是人做的，和在哪儿没关系，对于我来说，我看见的，就是美丽的，你要是不喜欢这里，那就赶紧起来，上船和我们回去。”

黄仁俊不怕罗渽民，也没顺着那人说话，但在这一刻，对于罗渽民来说，却有着不一样的感官和体验。

鲜活的人有着白皙脆弱的脖颈，就好像在搏杀中那些被他单手钳制，一刀割喉的人，罗渽民忽然想起夜间在山洞中避雨时，那在草地里被雨滴砸的东倒西歪的白色野花。

明明那么小，却给他了一种别样的坚强感。

罗渽民的眼中倒映着黄仁俊温和的脸庞，似乎在这一刻，他的眼里又有了温度的色彩。

黄仁俊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说的话彻底改变了一直浑噩活着的罗渽民，那之后，罗渽民变得听话安分，甚至开始依赖他，时刻的想要跟在他身边。

罗渽民的手段和性子让老爷子彷佛看见了年轻时候的自己，从孤岛回来不到半年，罗渽民就被老爷子选为了重点培养对象，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因为罗渽民的关系，黄仁俊顺理成章的来到了组织里更高的位置。

没有罗渽民，他绝对得不到老爷子的信任。

思绪飘了好一会儿，黄仁俊才回过神来，这时，罗渽民和老爷子说了几句话后，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

黄仁俊抬眸，便恰好对上罗渽民的视线，那人抿着嘴角，对他招了招手。

黄仁俊收回心思，习惯性的扶着镜框，在众人的注视下...慢慢走到老爷子跟前，还没收住脚，罗渽民就站起来与他并肩，并握上了他的手腕。

老爷子褶皱的眼皮耷在眉毛下，鬓发连着下巴颏上的胡子，花白的颜色里还带了点灰，老爷子盯着他看，眼里的笑意很深。

“仁俊啊，这次的安保工作就交给你了，我和渽民聊了几句，我们都十分认可你那开发的网络警报系统。”

黄仁俊连忙恭敬的点头。

“是，谢谢老爷和少爷的赏识，这次的任务我一定会出色的完成，绝不辜负您的期望。”

老爷子摸了一把胡子。

“好。”

说着，黄仁俊不动声色的把手腕背在身后，不想在众人的面前和罗渽民过于亲密，就试图挣开那人发热的手心，可罗渽民抓的紧，一点逃开的缝隙都不给他留。

老爷子摩挲着掌心下的龙头拐杖。

“有你这句话我也就放心了，但是你要记住，这次交易很重要，一点差错都不能有，就是做了万全准备也不能放松，北边的警察盯着我们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所以你得时刻警戒着，听见了吗？”

话落，黄仁俊的眼里闪过一丝隐晦的光，他盯着地上的古董色绒毛地毯，沉声回答道...

“是，属下明白。”

黄仁俊的手腕又被轻轻捏了一下，罗渽民正用指尖抠着他的皮肤。

“......”

他撇撇嘴，掐了一下罗渽民的手背。

老爷子早就瞧见了面前二人亲密动作里的纠缠，他也没生气，反倒是‘呵呵’笑了两声。

黄仁俊一怔。

他知道老爷子对他的态度宽松，是因为在这冗杂的环境里他气质的特殊性以及他的能力，老爷子欣赏他，所以才会知情的情况下默许他和罗渽民的关系。

可这种关系终究是有伤大雅...

“该交代的我也说的差不多了，你们两可以先下去了。”

老爷子的话温吞，罗渽民便放心大胆的攒紧黄仁俊的小臂，把人往自个儿身边拉。

“那老爷子我们就先走了。”

还没等黄仁俊打招呼，罗渽民就把他给半推搡的带去了后院。

\*

一周后的巨额毒品交易是老爷在位前的最后一笔活，他人老了，差不多该退位了，但在隐退之前却还要为自己搞一份辉煌的业绩。

黄仁俊卧底了这么多年，等的就是这次机会，但另一方面，这一次，也极有可能是他潜伏于此的最后一次任务。

他的感触很深，毕竟从一开始到现在他已经在这里呆了六年，一千多个日夜，时常会让他忘记自己的本心，当坏人做久了，他甚至会怀疑...

他到底是站在哪一方的，又是为了什么而甘愿放弃自己原本生活的一切的？

黄仁俊低下头，看着罗渽民拽着自己的手腕，盯着那人的脊背。

如果罗渽民知道他是一个警察，那人又会露出怎样的表情？会觉得痛苦吗？还是会为了组织而杀他灭口呢？

如果这一次任务成功，那么他们的下一次相见，兴许就变成了山陬海澨。

可是他真的舍得吗？

黄仁俊看着罗渽民的背影，眼前一时恍惚。

他被那人带着来到古堡后院的花园里，当放缓脚步，罗渽民的手掌就从他的手腕滑进手心，与他十指相扣。

“下周就是你的生日了，我之前问过你的，你想好要什么礼物了吗？”

罗渽民转过身和他面对面，这个时候，黄仁俊被那人温和又低沉的声线唤回了思绪。

“什么...？”

黄仁俊因为走神没听清。

罗渽民歪着头，无奈的看着黄仁俊发呆回过神后的懵懂样子，他伸手抬了抬黄仁俊的下巴。

“我再问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

罗渽民顺势捏了一下黄仁俊的脖子上的肉，语气不自觉的温柔。

黄仁俊抿了一下唇。

“我还没想好...”

他现在哪里还有心思去想什么生日礼物？

当脑海里全是之后必须作出抉择，他的心里就五味杂陈，一股酸楚从胸口往上漫，揪着他的喉咙，呼吸困难。

黄仁俊眼神里的不安被罗渽民看的一清二楚，可罗渽民没说什么，只是神色比之前稍暗了一些。

“我知道了，我会看着办的。”

黄仁俊垂眸，呼了口气。

“...嗯。”

“......”

二人之间的气氛似乎有些奇怪，黄仁俊不说话，罗渽民也难得没有哄着他，过了几十秒，还是那站在外围候着的下手打破了他们之间的怪异。

那人接了一个电话后就急匆匆跑来，表情有些着急。

“少爷，码头那边的货出了点问题，可能需要你过去一趟...”

黄仁俊和罗渽民一同转过去看那人，当下手与罗渽民的眼神接触，那人就像卡了壳般，脸色一白，嘴巴里堵了东西似的说不出话来。

黄仁俊发现罗渽民的表情很不好，被打扰后，那人的眼神就变得深邃，半晌不说一句话，却看得黄仁俊不寒而栗。

罗渽民就是这样，因为对自己的温柔，时常会让黄仁俊忘记那人的本性，以及反社会人格所带的高度攻击性，就连是他，在一开始和罗渽民相处的时候，也花了不少时间去适应那人变脸的速度。

黄仁俊在心里叹了口气，伸手扯了扯那人的袖子，罗渽民眼神微闪，这才收回了逼人的视线。

罗渽民贴心的帮他理好耳边翘起的碎发。

“我先去处理手头上的事，你在家里等我，我很快就回来。”

黄仁俊看着罗渽民，那人微笑时半弯的眼尾下是两块鼓起的卧蚕，肉肉的，还有些可爱，他点点头，无比乖巧的说了一声‘好’。

入夜。

靛青的夜色和冷白的月光透过阳台的窗户洒进屋内，黄仁俊和罗渽民正在宽大的床间缠绵。

二人的上身裸露在外，腰腹上盖着的薄薄的被单因为沾了汗没有随着动作的起伏而抖落，罗渽民两手撑在黄仁俊的上方，耸动的动作让他的尾椎连着脊骨慢慢抽动，细密的汗滞留在背部的凹线处，与肌肉一起散发出独特的荷尔蒙性香。

罗渽民低喘着，在快速运动了十几分钟后，下方的一切溢满到一个临界处，黄仁俊弓着背，情不自已的与之迎合。

罗渽民仰着脖子抖了一下身体，释放自己，终于，在一高一低的叹息声中，结束了这场肆意的情事。

罗渽民闷哼着，附身直接瘫倒在黄仁俊的身上，当他看着黄仁俊唇红齿白香汗淋漓的样子，又偏着头去嘬那纤细的脖子。

黄仁俊的呼吸还不顺，只觉二人交叠的地方逐渐湿滑，他挺了一下背，翻过去侧躺把脸埋在罗渽民的胸膛里。

罗渽民就顺势把他抱在怀里。

“我怎么感觉你今天特别的黏我呢？平常做完你都吵着要去洗澡的，怎么今天不嫌弃我身上汗多了？”

罗渽民的指尖在黄仁俊的背上轻抚，他的声音沙哑，靠近耳蜗发出的低音分贝撩拨的黄仁俊身体一颤。

黄仁俊哼唧了一声，闭着眼睛，鼻尖抵在罗渽民的胸肌上。

“我从没嫌弃过你好不好...”

糯糯的声音像在撒娇，逗弄的罗渽民忍不住一笑，他一手支起脑袋，一手捏玩着黄仁俊又肉又软的耳垂。

“反正你今天怪怪的。”

黄仁俊心头一跳，忍不住往不好的方面去想...他吸吸鼻子，抱紧了罗渽民的瘦腰。

“我哪里奇怪了，我明明很正常...”

埋怨的话还没说完，罗渽民就凑到他耳边，在他脸颊上吐气。

“怪可爱的～”

“......”

黄仁俊睁开双眼，不可置信的看着罗渽民。

“罗渽民你吃错药了吧？什么怪可爱的，你从哪儿学来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话的？”

“就是网上啊，怎么了，你不喜欢啊。”

黄仁俊一阵无语，用手使劲戳了戳罗渽民的脸蛋。

“土不土啊，尽学些奇奇怪怪的话来。”

“不土，我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罗渽民握住黄仁俊的手指尖，眯着眼睛放在嘴边亲了亲，就算是被说了也不生气，他反正就是喜欢被黄仁俊骂，被批评，黄仁俊越露出拿他没办法又喜欢的无可奈何的表情，他心里就越高兴。

黄仁俊知道罗渽民又开始犯贱，也懒得再说下去。

“算了，不说你了，睡觉吧。”

“不洗澡了？”

罗渽民小声的问了他一句。

“不洗！我累了！”

“哦...”

罗渽民撅着嘴，瞧着黄仁俊已经闭上眼准备睡觉，他就躺好了把手臂垫在枕头下，盯着黄仁俊的脸看。

黄仁俊并不困，而且还被身上的热汗折磨的不舒服，他着急说要睡觉，其实也是为了岔开话题...只是因为罗渽民一句无心的话，他的脑海里就满是下午把消息送回警局时的忐忑。

他害怕自己的异样会被罗渽民一眼看穿，也害怕再多看罗渽民一眼，他就会变得犹豫，他甚至是怕...因为罗渽民独特的温柔，会让他成功倒戈并把自己的身份全盘脱出。

当做着亲密举动，借着月光，黄仁俊看着罗渽民透亮的眼睛，看着那人潮红的脸庞滑落的汗水，一滴一滴顺着下巴砸在自己的胸前...

他开始后悔，并反思自己到底究急是为了什么做了警察，又为什么在当初接受了卧底这份工作。

是为了正义吗？还是为了急于证明自己的能力呢？

可如果当初他没有选择这条路，又怎么会遇见现在的罗渽民？

或许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就像他一定会亲手结束这场孽缘。

黄仁俊心情复杂，忍不住轻声叹了口气，他不打算再想，就把脸埋在被子里强迫自己睡去。

只是黄仁俊不知道的是，无法入睡胡思乱想的他，没有发现罗渽民此刻正睁着双眼，静静的望着他...

\*

一周后，交易当天。

黄仁俊身边的人正从红酒箱里拿出放在碎木屑下的新型毒品，他抿着唇多看了几眼，就被对讲机里的报备的声音给吸引了去。

客人已经到门口了。

接待买家不在他的工作范围，他就站在露台的地方，看着私宅外的景色发呆。

这一次的交易场所，为了避开人杂的环境，特意选在老爷子的一处私人别墅里，别墅位于半山腰，需要开车在盘山路转好几个圈才能上来，而这次出钱买货的人，来自于东南亚的一个大毒枭，不比在中韩两国倒卖毒品的老爷子的地位低，而老爷子正好和那人是相识多年的朋友。

黄仁俊的手里拿着别墅安保人员部署的总对讲机，内包里还有他开发的控制警报网络，和栅栏上电子武器的开关。

一切部署好后，森冷的别墅客厅里，两方人终于开始正式的交易。

大概过了十分钟，老爷子身边的亲信突然找上他。

“黄哥，老爷子和少爷叫您过去听个话。”

黄仁俊挑了一下眉，回头去看站在身后差不多三米远的男人。

“找我去做什么？我又不负责里面的工作。”

男人低笑了一声。

“找您过去自然是有事情要吩咐的，我也只是传话，具体的还要您过去了才知道，黄哥还是快些吧，要是耽误了正事可就不好了。”

“......”

黄仁俊看着男人似笑非笑的神情，心里觉得古怪，他捏了一下荷包里的信号发送器，脸上带着虚假的和善笑意。

“既然这样...那我现在就过去。”

男人弯着腰陪笑。

当黄仁俊跟着那人来到别墅宅邸的客厅后，才发觉里屋的气氛有些压抑，他放缓步子走到沙发旁，一眼就看见坐在老爷子对面的，身穿花花衬衣的东南亚大毒枭。

男人皮肤黝黑，脖子上还套着几圈金链子，他一手搭在身后的沙发背上，一手捏着大拇指上的银戒。

黄仁俊还不知道自己被叫过来的原因是什么。

“老爷子，我...”

“既然人都齐了，那么就开始吧。”

大毒枭打断了黄仁俊还未说出口的话，他龇了一下牙，歪着头骄纵的看着对面的七旬老人。

黄仁俊心头一跳，一股不安的感觉瞬间盈满了身体，他下意识扫了一眼闭口不言的老爷子，又正过视线去看站在他对立面不远处的罗渽民。

可那人并没有看他，罗渽民垂着眸，一脸平淡的望着地面。

“你倒是查的清楚，我本来就有要除内鬼的意思，没想到一来你就先给了我个下马威。”

老爷子冷哼一声，明显是不大满意毒枭在交易前挑破他组织内部的事。

“我这也是为了老爷子好啊，如果不多警惕着点，那到时候倒霉的可就是我了。”

大毒枭笑着，露出一口金牙，他朝黄仁俊的方向瞥了一眼，语气意有所指。

黄仁俊的瞳孔猛的一缩！当听见‘内鬼’二字，他的脸色转瞬间就成了灰白。

他们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渽民啊，动手吧。”

老爷子捏了捏眉心，沉着声音命令。

罗渽民听话的取出别再腰后的消音器枪，无比冷静的擦转枪口，然后慢慢抬手。

“！！！”

黄仁俊瞪着眼睛，不敢相信的看着对他举起枪的罗渽民！他浑身发冷，不过几秒后背就汗湿一片！

罗渽民的手臂和肩同在一条水平线上，握着消音手枪的姿势稳的没有一丝倾斜。

“......”

看着这一幕，黄仁俊屏住了呼吸！他的双腿有些僵硬，发根上的汗顺着流进眼眶里，引起一阵刺痛。

难道...那人已经知道自己是藏于组织的警方卧底？不仅是老爷子，就连罗渽民也是知情者！？

而罗渽民，现在正举着枪对着自己...

黄仁俊张张嘴，手臂无力到连掌心的对讲机都快要捏不住滑下去...

“开枪吧，赶紧把碍事的人解决了，我不想在老朋友的面前丢脸。”

老爷子催促着下达命令，只见罗渽民抿着唇点头，稳势上膛，扣住板机。

“...！！”

黄仁俊死死的咬着牙根，指腹按在荷包里的通讯器上。

罗渽民看过来的视线冷淡如水，这一刻，黄仁俊的脑海里似乎全都是这三年来与那人相处时的记忆，纷杂中难以忘怀的，通通都化成蝶，在他的脑中纷飞。

他从小在福利院长大，警校毕业后就被分配到沿海的警察局里当差，只是每天办的都是偷盗行窃的小案子，他又急于证明自己，为了得到功勋就甘愿去做贩毒团伙的卧底。

为了卧底任务，他蛰伏六年，在这段时间里，警局对他唯一的关心却是...

‘你还活着吗？’‘下一次的任务地点在哪里。’

没有多余的问候，倒是把他当作了可有可无的工具人，反倒是在这个毒窝里，罗渽民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关心。

可是...早在卧底进来的那一天，他不就预料到自己会迎来这样的结局吗？

与虎为伴，终将成为虎口之食。

黄仁俊闭上眼，按下了荷包里的信号发讯器。

对于他来说，如果是死在那人的手里也就无所谓了...

这时！只听‘砰’地一声！

子弹射进皮肉，血液迸溅！

黄仁俊身体一抖，那枚子弹刚好从他肩膀处半米远的地方射过去，打在了他身后的一个隶属老爷子的亲信身上！

黄仁俊猛的睁开眼，冷汗已经浸湿他的衣领！

这时，罗渽民举起枪在枪口装模作样的吹了一下，末了，还对他抛了个媚眼。

“......”

“没想到，跟了我这么多年的人竟会是警方的卧底。”

老爷子看着已经被击毙没气的人，龙头拐杖在地上使劲磕了一下。

“我也就是眼拙！”

大毒枭舔了舔牙根，冷哼着。

“老爷子以后招人可得把把关，现在还是先做交易要紧。”

闻言，老爷子平复自己的情绪，给旁人使个眼色，那些人便心领神会，不出一分钟就把尸体拖下去，擦净了地板。

黄仁俊双腿一软，差一点直接跪下去，他吞了吞唾沫，僵着身体退到角落。

一种死后余生的感觉...

就在他以为这一切都只是一场乌龙时...罗渽民来到他面前，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牛皮纸，低头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生日礼物，我提前送你的。”

黄仁俊还未从惊吓中回过神来，抬起头，茫然的看着罗渽民，那张牛皮纸被整齐的打开，随意一瞥，他就看见了上面警局的警徽，以及...

他的名字！

“！！！”

黄仁俊张着嘴，闪烁着的眼神与罗渽民的视线相撞。

“你...”

罗渽民摸了一下额角，笑的极为隐晦，当他们背对着身后所有人，罗渽民便伸手摸上荷包里的那枚信号器，黄仁俊身体一僵。

“告诉我，这个东西...你按了吗？”

黄仁俊怔忪着，点了一下头。

罗渽民扯着嘴角，再缓和了几秒后...又慢慢抬手捂住了黄仁俊的耳朵。

“既然如此，我们的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

黄仁俊皱了一下眉，没听懂罗渽民的意思。

“你说什...？”

却突然！！

“轰！”

耳边响起一阵巨大的爆炸声！即便是被罗渽民捂着耳朵，黄仁俊的耳膜也被刺的生疼！

强大的冲击把一部分靠窗的人直接震晕在地，稍微远的一点的地方，是漫天炸裂的天花板碎片！以及那当场就被炸飞已不知死活的老爷子和大毒枭！

因为他们的位置处于墙角，刚好抵挡住余波没有受伤！

当黄仁俊看着眼前的场景，他恍惚着，耳边引起耳鸣，周围的一切都骤然失声！

\*

“你信我吗？”

罗渽民牵着黄仁俊的手，打开一辆轿车的门，此刻，在他们的身后，别墅正在熊熊燃烧着，而前面，是收到信号正在赶来的警察。

他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黄仁俊双眼发红，他摇着头，不可置信的看着罗渽民。

“所以...你早就知道...”

罗渽民一把捂上他的唇。

“早在老爷子让我查内鬼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他本让我在交易之后再把卧底给杀了，但我知道你一定会借这次机会把我们一网打尽，所以我就在那里装了个炸弹...”

对于罗渽民来说，组织，老爷子，通通都是狗屁，他在乎的，至始至终就只有一个人，他知道黄仁俊要在这个时候反水离他而去，那么他就选择了最残忍的方式，准备大义灭亲。

罗渽民深吸一口气，看了一眼已经来到前院门口的警察，以及那从别墅里，反应过来后，拿着枪追击他们的下手。

“黄仁俊，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是和我一起死，二，是和你身后马上赶来的警察汇合，如果你选第二个，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但我会不强迫你，所以一切都由你说的算...”

罗渽民松开手，黄仁俊眼里的湿意已经沾湿脸庞。

很奇怪...

明明是剜心般的选择，黄仁俊却一点也不痛苦，这一刻，他心中的疑问没有了，他也不再犹豫了，那些剩下的，竟只有甘甜和庆幸。

他紧紧的闭上眼，抓住罗渽民的手腕，深呼吸，咬着牙说出了这句话。

“我不要离开你，所以...我选择和你一起死。”

“！！！”

罗渽民身体一抖！

他喘了口气，当看着黄仁俊认真的模样，他的心脏在一阵一阵的抽疼，罗渽民低下头无声的笑着，然后又皱着眉，控制不住的抽搐嘴角。

“好...好...”

从未哭过好像天生就冷漠的人，眼里也有了泪花。

罗渽民抓住黄仁俊的肩，凑近来，给了他最后一次深吻。

最后。

那烧到彷佛染红夜空的星火中，宅邸引起的漫天火光里，在无数警察的注视下，一辆黑色的轿车飞快冲出重围，撞破公路外的栏杆，坠崖奔向了山下的树海！

轰隆一声，火光炸裂！

树海成了火海，一切归为终结。

\*

半个月以后。

位于南半球，靠近澳大利亚的一处荒岛上，浅水区停泊着一辆中型游艇。

时间还是早上，一切都朦胧着处于雾霾蓝里。

游艇中，宽松的大床上铺着绵软的天鹅绒被，黄仁俊正侧躺着，看着睡在自己怀里的人的侧脸，那人把他抱的紧，就像生怕他会半夜溜走般。

那人的脸颊上还有一些擦伤，但并不影响他面庞的精致。

黄仁俊摸了摸他的头发，那柔和冷色调的颜色宛如开在白色棉絮里的一朵蓝色妖姬。

黄仁俊低下头，亲了亲那人的唇角。

他又给了他一次深吻，但这一次，永远都不会是最后一次。